

姚
崢
華

書人
肆
記



上海三聯書店

姚
崢
华

書
人
歸
記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人肆记/姚峥华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6. 8
ISBN 978-7-5426-5630-8

I. ①书… II. ①姚…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8449 号

书人肆记

封面题签 / 张大春
著 者 / 姚峥华

责任编辑 / 吕 晨
装帧设计 / 柴昊洲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沃琦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32
字 数 / 120 千字
印 张 / 6.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630-8/I·1151
定 价 / 3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8798999

序：如是柔光照书人

杨 照

得识小姚，当然是缘由于胡洪侠，而这两人之间，在夫妻关系以外，还有一层或许更深刻也更自然的连结——爱书的共同感情。

大侠爱书，爱之有道。他的道，是传统读书与藏书的路子，绕着书之为物投注心力与时间。从关心书的内容，到关心书的外在，版本、装帧、流传，对于书的态度，徘徊在理性讨论与拜物痴迷之间，发而为文，要以自己的一股热情，将书写成有生命的活物，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意欲感染他人，也都不再将书视为死物。那样的态度，那样的文字，虽轻实重，在生死之间，多方多角一定要把死的写成活的。

小姚不是这样爱书的。并不是说小姚爱书就爱之无道，毋宁是她的爱更感情用事些。或者说她的爱更偏心任性些。她没那么爱那些昔时古旧泛发尘味的书，专注爱光光亮亮新

写好新出版的书。那份能够刺进小姚眼中的光亮,与封面五颜六色无关,而是来自于书背后的作者,来自于小姚对写书的人近乎无穷的好奇与善意。

小姚的书写,可是死生分明的。书是死的,但书后面的作者是活的,书不过是一个个指引标志,指着让我们去寻索值得认识的活生生作者。性格中带些英豪之气的小姚,于是就以此自任——认真地循着一个个指标,找出那一个个作者,告诉读者他们是谁,他们活得像什么模样。

小姚特殊的热情,在于将写书的人另外分离独立出来,不怎么理性、也不怎么和人商量地坚决认定这种人值得认识,还值得记录。她如果问我,我应该会从自己也是个作者的本位立场提醒她:很多作者最美好最丰富的一面,都在他写的书里了,本人不见得值得认识、值得记录吧?

然而小姚相应最特殊的本事,也就在于不理睬这种常识的提醒,以一种笃定却温柔的笔法,娓娓记述书人种种,光靠语气与风格,就轻轻松松将可能有的疑惑驱逐得远远的。读她的书,很容易就被那看似无奇的魔法笼罩了,跟随着她产生了好奇与信任——相信这些写书的人都很有趣,他们的生活,即便是饭后茶余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有味。

作为也曾被小姚写入文字里的“书人”，读她的书会有一种迷离感觉，还真弄不清那“味”到底是来自被她记录的人，还是来自她的语气与文字。

小姚写得快、写得多，几年内已经快速累积到第四本“书人”系列了。她的快，其实和她文章之特色离不开关系。她的写法，毫不拿架子，没有要端出琢磨苦思、浓缩萃取生活或艺术智慧的姿态，而是秉性直书，看到什么记什么，想到什么说什么，于是读者很自然地就信任她，不知不觉中放掉了自身立场，随着她去认识这些人这些事。

书因为人而有温度，“书人”因为小姚而有趣味。读小姚的书，很难不受影响而不去喜爱这些“书人”，连带喜爱他们写的书，连带喜爱书这样东西。让更多人爱书、爱“书人”，在这个时代是件难得的功德，当然应该好好渲染张扬。不过，包括我在内的“书人”们，是不是真的都像小姚写的那么有趣有情可爱，请原谅我就不敢打包票了！

目 录

序：如是柔光照书人/杨照	I
薛冰的热忱	1
吃午茶的李银河	8
村上的林少华	16
李昕做书	30
吴琦幸何其幸也	48
汪家明的“图谋”	61
蒋晓云的因缘路	72
某人韩东	76
刘瑞琳和她的“国”	88
张家瑜与林美枝	105
迟子建的群山之巅	109
秋天的李国庆寻找春天	121

王为松的低调	133
郑勇君	144
施宏俊的马拉松	148
“库娃”的老六	161
周立民总是在说话	167
“一人”黄孝阳	177
沈兄浩波	190
后记	203

薛冰的热忱

《饥不择食》是薛冰新近出版的一本随笔，究其书名，似乎是一本苦大仇深的书。他说，这是一本与美食无关的书，是一本与吃饭有关的书。他说这话的样子，我倒能想象出来，慢悠悠，声缓缓的。

电脑里翻到薛冰的一张图片，不知什么时候存进去的。有一年上海书展，夜里在小鹭鹭餐厅，几路人马汇聚，其中一路便是薛冰、王稼句的“南京帮”。薛冰话不多，一直微笑，却是“最乖”的那一个，喝茶喝酒吃东西，什么都可以。

因其随性，我们便时不时“欺负”他。有时报纸版面着急约稿，我到微博上留个言，他总能应承下来，及时交稿。记得有一次是写“高考”的命题作文，体裁怪异——写给自己的一

封信。自己写给自己，多少有点矫情。对这个体例，我内心有点抗拒，但任务必须完成。只得找 N 多老友帮忙，很多人婉拒了，薛冰回说，当年“文革”高考取消了，没能参加高考呵。我死追不放，写写写。后来，稿子来了：

薛冰：

一年一度，全社会热火朝天迎高考，你这个没参加过高考的人，心里总有种说不清的纠结。每回填登记表，学历一栏你如实填写“高中”，收表格的人都会疑惑地看看你；也有人开导你改填“大专”，说那样好看些。报纸上时有宣传，某某退休后重进考场，就是为着圆一回高考梦；也还真有考取了的，与孙辈同室共读，不能不算佳话。你心动过吗？好像没有……

办公室大伙乐坏了，估计那一头，是薛冰勉为其难的表情。

这些年，薛冰的作品很多，有长篇小说《群芳劫》、《青铜梦》、《城》，书话集《淘书随录》、《金陵书话》、《纸上的行旅》等，随笔《风从民间来》、《片纸闲墨》、《拈花》……经常看到他

在微博上贴出某个系列的文章，之一之二之若干的，比如《我的婚姻我作主》（“风吹草动”之三十六）附记：《离婚不离家》、《武训与〈武训传〉的批判》（“风吹草动”之四十二）。当年没有参加高考的他，走的是另一条文学高考的路，直到1984年春天，“被调入江苏省作协工作，母亲才算真正地释怀”。

薛冰说，《饥不择食》是先有书名，才写文章。里边写《三棵青菜》：除夕，母亲拿出酒票和五毛钱，让年少的薛冰去为父亲买半斤白酒，并嘱咐下雪打滑小心脚下。薛冰攥紧酒瓶，一路小心回家，路过菜市场，看到四五个人围着小摊，地上摆着三棵沾着泥巴的新鲜青菜。“多少钱？”薛冰兜里还有一毛五，对方说：“不要钱，换半斤白酒。”围观人们的视线都转向他，盯着他的酒瓶。夜幕苍茫下，薛冰终究没有迈出这一步。“如果我把这三棵青菜换回去，母亲和弟弟妹妹，该是何等的开心呵。然而，父亲呢？……这半斤酒，该是父亲辛劳一年仅有的一点享受了，我又怎么忍心剥夺呢？”

那是一个统购统销、定量供应和票证制度的年代，“据不完全统计达六十多类上千种，成为弥天网罗，国人也就只能在其收紧与放松间苟延残喘”。他当知青插队到农村，口粮

接不上，饿上一天是常事。有一次连饿了两天，第三天出不了门，老书记赶紧让妻子把不忍吃的一点玉米糊糊端去，让他喝了半碗。有了饿的经历，后来看到别人赌吃，便把父母之教导抛诸脑后，蠢蠢欲动，把二斤面粉擀的面条吃了下去，然而吃进去的面条掏不出来，只能硬撑着，实在忍不住才喝一口水，熬到第二天，渐渐觉得胃松动了……《一年到头吃饺子》、《公家饭》、《黑吃“四寸膘”》、《吃豆腐》，一篇篇与食有关之文，谈的没有“好吃”与“不好吃”之差别，只有“能吃”与“不能吃”之区分。在他眼里，人民公社年代，社员争来争去，“也就是争个多吃几顿公家饭的特权”，“在生存与人格之间，中国农民选择生存，无可非议”。

他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从忍饥挨饿的岁月，“三年困难时期”，到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城市开设“自由市场”，直至1985年，除了粮、油及自行车、手表、洗衣机、冰箱等大件商品，其余商品多以“议价”的形式，放松了票证的束缚，最后到1993年，以取消粮票为标志，中国结束了为期四十年的票证时代。这一漫长的社会变革，薛冰有幸亲历、参与、见证了，“对于曾经的饥饿记忆，却刻骨铭心”。

《饥不择食》当然不是忆苦饭，它有一个主题先行的出发

点，“当蛊惑人心的乌托邦改头换面再出现时，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至轻易跟风上当”。透过安静的貌似忆旧文字，时不时却隐匿着思想亮点和哲思。他在微博上经常转发一些社会热点：“又搬名碑又树人像，中央党校在忙什么”、“南京市民被过路车溅一身水，上前理论对方竟掏‘枪’”、“要建房嫌树碍事，南京主城两百多棵水杉一夜砍光”、“从汉唐到新中国，休假制度的历史演变”、“那么，延迟退休算什么呢？你的存款到期，银行说，请你过几年再来取”……这些年来，薛冰不断地关注公共事务，重视南京地方文化研究。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却为这座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埋头史料收集研究工作，写出皇皇大著《南京城市史》、《清凉山史话》，为南京的老城保护鼓与呼，被誉为“南京的守城人”。

阅读上，有媒体采访，他便拿吃饭做比喻：“有如吃饭，一天三顿没断过，可到年底要来做一总结，不晓得有没有人能交代得清楚，只好含混其词。”可是他在阅读上的专业性、方向性和海量性，却是少有人能比。为完成作品《拈花》，他便从人对花的初始认识出发，将折花、簪花而插花，乃至升华为艺事的传统插花史，梳理剖析，做一回见微知著的探索。为此涉猎的古籍文献，不下百种，从《太平御览》、《说郛三

种》、《渊鉴类函》、《笔记小说大观》、《美术丛书》，以至农书、佛典、东瀛图籍到被传统文人奉为经典的《瓶史》等等。而读别人的书，他常有一番见解，如韦力的《古书之媒》：“读这本书，仍不会太轻松，因为它远不止于‘古书之媒’，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媒。书中涉及的典籍、人物、文史掌故、学术疑难，非有一定的基础，就不免要打疙瘩。”对南京著名的民刊《开卷》，薛冰也参与其中：“遥想十五年前，同人汇聚‘文化凤凰台’，创办《开卷》，几乎每周都有几次相会，每次相会都有思想碰撞的火花，正是这些火花点燃了《开卷》，也正是《开卷》，承载了这些火花，传扬了这些火花。”

他是藏书家，曾被称为“南京藏书状元”，家中有数万本的个人藏书。对拾遗补漏，他也是有际遇的：“2012年，在南京安品街的旧书店中，意外看到一份‘洪宪元年’的警事文书。出入旧书市场三十余年，得见‘洪宪’纪年的官方纸品，在我还是第一次。”“有趣的是，不久以后，又买到了同年九月八日的一件官纸文书，‘洪宪’二字上面，被加盖了绛紫色的‘中华民国’字样。印成的官纸尚未用完，洪宪闹剧已经结束，只得如此废物利用了。”薛冰喜欢闲章，觉得最能见人性情的，这种浓缩于方寸之间的含蓄宣言，有一针见血的力量。

有一年他收到韦力先生的赠书，里边钤用了一枚闲章，道是“嗜书好货均为一贪”，于是也动了念，想给自己弄一方赠书印，免得送书给朋友，总是光秃着尾巴，也少了点色泽。后来某日清晨醒来，忽然想到“一片冰心”四个字，正好可以解释为薛冰的一片心意，“真像是古人为我准备下的”。据说他当即给王稼句打电话，盼能在苏州请个朋友代为治印，稼句一口应允。不知，此文出来时，“一片冰心”闲章可用否？这是闲话了。

薛冰微博上有一则标签：“书生行止最伤怀，一九四八剖世情。饥不择食等闲事，重构南京任品评。”把年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及对南京城的一番热忱都涵盖了，且当成他的座右铭罢。貌似安静的人，写的可不仅仅是安静的书。

吃午茶的李银河

王水说,李老师对吃的没要求,什么都可以。

我就定了粤式午茶,凤爪、蒸排骨、泡花生、燕麦包、皮蛋瘦肉粥、烫青菜,以及小屉笼里的各种小点心。

深圳的六月天,热得像蒸笼,我们早早地在餐厅等候。日程安排紧凑,饭后,中心书城还有活动,李银河深圳之行的时间掐着分秒计算。王水是时代华文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作为李银河的关门弟子以及新书《一个无神论者的静修》的责任编辑,此次由她全程陪同李银河在深圳的讲演及新书签售活动。王水又是我的闺蜜,大侠的小老乡,以及我们许多朋友的共同朋友。她读书有博士的审美,做书又有市场的定位,两情相悦互不冲突,庄重乖巧下又有人小鬼大的一面,这

是大伙佩服她的地方。

王水却说，楼上楼下怎么也找不到我们。霍地，我脑子一激灵，酒店搞错了！

接下来，我粗心大意造成的乌龙，让李老师一行舟车劳顿，从住的酒店又奔到吃饭的酒店，骄阳烤火下，她脑门上全是汗珠，衣服紧贴着，浑身看上去一个字，热！还好，一番折腾，李银河随遇而安地落座，开席。她竟然吃素，也不吃碳水化合物和甜食，因为血糖高。有一款绿式小荷饼，她一看就说，这个长得可爱。举起筷子试一试。其他小点心，萝卜糕、芋头糕、马拉糕……她都有兴趣。后来听她讲采蜜哲学：“我穿衣只考虑保暖遮蔽功能，其他从不放在心上，有时为了公众场合，弄几件比较像样儿的也就行了，特别不能理解有些人弄很多包包，每天换一个，这样的虚荣到底有什么意思？吃东西也只考虑健康，不大在意美食。”的确如此，吃的穿的于她而言，越简单越好，能饱肚能蔽体足矣。

《一个无神论者的静修》是李银河 2012 年退休后所写的一些闲散文章的结集，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对内心矛盾、挣扎的记录。“我在这本书中记录我的静修心得，因此将此书定名为《一个无神论者的静修》。其中所有文字只是直抒胸臆